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七

藝文 題跋二

明

劉參軍黃牒跋尾

宋 濂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
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
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
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
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
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
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



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

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臧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有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

黃氏事欲為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為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二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其姜之柏舟為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况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為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匡廬結社圖跋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履摳衣笑指元亮者畢頴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

人皆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公不共時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爲方外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子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丸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

不有身老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
兩鬣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
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
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書孫氏復姓文後

劉崧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某之曾祖某姓孫
氏宋季爲光州團練使驍勇有氣節屢戰却元兵及援絕城
陷死之有子方襁褓其母娣之夫曰張某者憐之竊負以渡
江因鞠爲己子由某至某冒張姓者三世矣人無有知之者
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局於義而不忍白他日啓孫生
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後張氏而令仲子復本姓焉繼而啓孫
即世長子亦卒遂不果後若干年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

盡滌累代之陋弊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
冒姓者許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明德慨然追念先祖
之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快
快恒若有不懌然者大夫士咸爲文以贊美之又從而釋之
大槩以爲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可得而復張之
嗣不可得而繼也奈何是孫氏之幸寧非張氏之不幸歟有
爲之推受姓命氏之始謂孫與張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
之賢者爲之立後以報之其所以爲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
矣余竊以爲不然當光州危難傾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
顧利害保抱遺孽而撫存之者固爲孫氏計非爲張氏計也
則今之復本姓也雖孫氏遺澤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心也不
幸張氏死無後孫卒不能不爲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

所屬天固不得而違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以已無後爲顧慮即深閉而固拒之是乘人之危以利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爲也天也天其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統系者以同源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耳今明德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又欲於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啻源委之方別又決而自淆之毋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爲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推擇於張氏之族屬爲之立後而繼之可也張氏而無人焉則奉其主以祔於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爲別室以專祀之又時省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孫知有孫氏實自張氏始顧不韙歟苟孫氏之緒永傳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不敏請

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詩後

右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絕句也軒舊在西昌慈恩寺天王院之修竹間其以醒心名之者太史也太史以宋元豐中來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翛然以自嬉於塵埃之外若聽泉觀山寄情快閣賦東禪之息軒題石臺之雙清皆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於豁然開視屬望夫禪門之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也於是去之三百年矣顧其山水之高深者今猶昔也而亭臺之勝觀與夫碑版之煥爛者已忽焉如飄風挾電之不可復見矣則夫盛衰興廢相乘之機又豈不係乎人與其時哉有本彰字洞然者故儒家梁氏子蚤從雲山上人學佛於天王者幾二十年遭亂去游江淮間會天

下清平得主倡導於南京之開善寺以余為鄉人也一日慨然以告曰余遊方數千里外其不能久有故山之迹也審矣念昔太史之留題於醒心也先師嘗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於心然余猶懼其久而或泯也幸得錄而傳之將持歸刻於山中以無忘前聞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計是詩者何啻太倉之一稊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非直游戲之嘲吟而已也余惟嘉洞然之生也後而懷賢嗣先之意有超然出於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幾乎能不負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辭而為之大書太史詩於前復識其說於左俾方來者有所觀感焉

書元吳真人二代封贈誥詞副書刻本後

自昔國家尊寵方外之臣迨前元蒙古氏極矣爵以開國上

公至封贈其父母祖父母又敬禮而優賚之雖同時功高德鉅之臣亦有不得與抗者是果何修而致此哉若饒國吳全節真人其最著者也真人早從其師學道龍虎山中暨來燕以貞靜文雅受知世祖世祖嘗欲褫其褐而簪纓之不可由是歷事四朝膺秩二品祝釐上方主玄教於天下既貴顯矣遂獲推恩二代天下游談之士莫不扼腕動色余竊悲之以為方外之士所以貴重於世者以能外聲利薄榮寵也今真人峩冠被褐日于于然從大官貴人出入中禁闈事襍禮而不自以為煩及道行勢得乃不階尺寸袞然援令式追贈先祖躋封二親如拾芥然此其志雖棄家而能不遺其親然上之人所以施之者不亦溺於所尚而少所節抑哉余奉命貳憲北平之三年僉事徐淑銘得真人二代封贈誥詞副書刻

本以示乃故趙文敏公所書一時名卿學士自鄧文原而下
所爲跋語凡九首所以贊揚其光寵孝思者同然一詞可謂
盛矣抑是命也國家慶賞勸功之大典天下之名器係焉而
當時士大夫曾不知僭忒之若是方且爲之咨嗟羨慕而不
已固可悲矣彼或儒其冠服不思自植乃汲汲然借譽求助
謦咳之間至爭出門下此其人果何如哉雖然世之生子者
固不必皆真人若也而真人所以自致貴顯者亦可謂千載
一時之幸遇者矣獨不知其於人之家國成敗之數何如也
後之考德論世當必有慨然於予言者矣

書郭氏隱居記後

蓀溪之山其遠而最高有岩穴可窺闕者曰高霄曰白竹其
近而盤礴峙立若可依負者曰富岡水之縈而駛者爲小陂

汨汨然折二里許始出而南匯於太新塘塘多石碕廣可數
百畝蓋衆水之所歸也其竹有篁筐白實橫枝春夏筍可食
其木有櫟柞松楠豫章之植上者干霄下者彌山其材可以
供薪樵充器用其池塘雜大小淺深皆壘石或織竹爲障泄
歲旱不爲之縮宜鯁鱮鯢鮫宜鶩鴨浮游春孳秋肥可以供
庖厨奉賓客其田綠迴兩山間乍寬乍狹或亢或窪宜杭宜
稻宜香禾宜秫宜麥可以爲酒醴粢餌伏臘有雉兔狐狸麋
鹿野豬可以獵取所居多田夫樵叟而無商賈變詐之習無
爭鬪侵陵之風故可處可游其故何哉吾聞有郭氏宅勝於
是將數百年矣後有居高田者其貲力甲一方當元初瀕洞
時能率義戢暴以扞衛鄉土故流風遺俗迄今不泯而蓀溪
遂爲西鄉樂土矣余往年客南溪蕭氏有鵬舉者郭氏與恭

甫壻也由鵬舉獲交與恭暨其兄與道與賢及其弟與諒焉
與恭尤好交賢大夫士篤義尚氣槩又喜爲厦屋治池臺拓
田園廣生植以居每遇勝時上日車馬雜遝賓朋兄弟傾座
洽席則吹竹鳴鼓爲諧笑大噱以燕娛之至其自治嚴毅則
雖僮僕侍側栗如也嘗約余裹糧遍游西北山水間會遭亂
不果無何與恭沒向之華屋勝槩鞠爲丘墟而予亦以徵召
去鄉里矣今年重來則與恭墓草之青已逾十稔余過之哭
拜而去是夜留宿蓀溪故宇之西偏則與恭之弟與諒及其
贅壻劉貴弘在焉意勤情至歡洽如往時余殆不知與恭之
爲亡也明日與諒要予過其高田新居而予歸興浩然且不
及留矣與諒善談論好客如其兄平居循循友其二弟舉無
間言故能服勤先疇久而不墜又能夷蓁莽畚灰燼以興復

其先廬庶幾郭氏之賢者與余惟與郭氏兄弟交游逾二十
年谿山不殊而人事之榮悴廢興相因而迭見有如此者將
非地利之美不匱而世澤之流猶存者乎是可尚矣他日於
南溪山房見國錄蕭君子所爲高田隱居記又知與諒與蕭
君相好尤篤密因余所覩記之於左以附益之庶他日過高
田或償所願焉

跋孫獻簡公族譜後

右宋吏部侍郎孫獻簡公自爲族譜序一首其諸孫如心嘗
錄之以藏於家者也孫氏世家龍泉系出南塘銀青府君迨
今三百餘年矣考其序述若西園之樂善好施朗潭之活人
濟難李夫人之驚書教子皆可以示訓而公又謂吾家起以
仁厚守之亦以仁厚事不期於偏勝利不志於盡取者則又

存心保家之龜鑑藥石也爲子孫者可不深省而允蹈之哉
如心嘗自言其先世本亦獻簡所撰而世殊事異譜牒弗傳
有足慨者然觀其父子兄弟間篤孝友而崇禮讓則恂恂然
猶故家遺範可敬也况其丹青絕藝自足以名世而傳不朽
者乎他日丐余繕書此本以貽其後推其用心之遠豈徒不
忘先世而已哉是可嘉也乃題其後而歸之

跋周氏先塋誌文錄後

右周氏墓碑誌文六通其一爲宋故朝散大夫吉州使君贈
太師秦國公諱詵之墓誌撰文者知南安軍管城陳秩也有
辰陽使君諱利見者其子若江東提舉諱必正宜春史書諱
必達及益國文忠公諱必大者則皆其孫也吉州之澤遠矣
哉吉州六子十六孫其顯而可見者三子曰利建宣教郎太

學博士是爲益國公之父曰利謙右承奉郎通判靜江府皆
無所述而辰陽獨有誌可考者五孫曰必端必先亦皆未有
述而江東宜春各有誌益國復有神道及忠文公所遺二碑
豈徵於文而猶不足者吾觀周氏之盛自吉州使君始而君
之爲政藹然有西漢循吏風下此若辰陽之科名宦業江東
宜春之世澤治蹟皆卓卓可紀至益國公以盛德全福歷事
四朝其文章勛業盛矣備矣又豈勝錄哉宜其後之益昌也
余六世從祖常德府觀察推官諱令猷於益國公爲同年進
士其卒也公爲誌其墓至以昔者不能薦賢負知己爲恨他
日察推君之子贇爲淳熙庚子貢士又以通家子弟容公所
嘗與校讐歐陽文忠公文集公之薨也爲辭以哭之哀甚今
樓學士所撰神道碑中載始末行事類可互證捧讀之次能

無感乎敬識此卷末而歸於公之六世孫鐔鐔字思忠其弟士廉皆敏而好學能世其家凡先世遺翰故物寶藏於世變之餘者尚多有之則是編之錄寧有既乎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兒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傅朋以法書名一時嘗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以為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游豫章見滕王閣三大字雄麗平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傅朋筆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雷公堂見堂左塵壁石碑數段拂而視之有吳說書小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為所未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即傅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模搨以歸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滕

王閣則既淪夷為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真蹟之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客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乃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者西美為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湯氏者此帖蓋李氏女攜以歸湯氏者也紙背有李氏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醞藉自二王帖中來無一毫窘拂之態蓋其濯磨陶煉清潤適美卓成一家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即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慨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藩鎮名姓鉅麗可與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朋情旅寓草草數字乃能寶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子敏所藏若此帖者頗富以余知好之也分一帖遺余而以四帖歸之王氏今為溪南堂珍玩云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後九十三年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訪文丞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蓋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偉烈而不可見既則會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之令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嗟峨閭門北集杜感興絕句一首凡二十有八字復摹公像於左方裝潢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郡城於鄧侍郎孫謙所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寄其舅氏曾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草書大冊五十首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

西士大夫之寶藏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筆勢頓挫勁拔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本又大加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珠玄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璫盈握而光價充溢自不可少而或者以為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髮而較之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像者莫不快覩以為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之傳有之誦其書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其敦行尚義蓋有自云

跋周堅白先生傳後

貝瓊

右堅白先生傳番陽周公伯溫所自作而其高風峻節畧見

之於此蓋公博學工文尤善篆隸初入太學月試季考恒出諸生上以蔭授南海簿四轉至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升崇文監丞出僉廣東福建二道廉訪司事尋除翰林待制崇文少監又陞翰林直學士轉兵部侍郎至正十二年除監察御史扈駕灤陽二年多所建白聲名益起再除崇文大監以母憂去官起復爲江東道廉訪司使歷兵部尚書由兵部爲浙西道廉訪司使十七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淮寇張士誠轉掠江南遂據姑蘇其勢尤盛累征不下公單騎而往直抵城中喻以逆順禍福士誠大悟即稱臣入貢繼除太常禮儀院同知未上改江淞行省左丞又改南臺侍御遂升中丞而年已七十矣以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致仕公始與宣城貢公恭甫同時而才名亦相伯仲自元有天下南士

之居臺諫者實繇二公始海內翕然望其有爲而二公亦以正君自任特遭時之變不得究其所施使前十年用之則其事業章章又何如哉伏觀辭翰歎息久之謹識於後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昔余客雲間與今撫州太守秦溪馬侯文璧居相近志相合未始一日相違焉文璧工畫山水能兼董北苑米南宮筆法視今人蔑如也讀書之暇往往託興毫素三吳人以重價購之嘗爲余作雲關曉度髣髴遊青城太白間而位置神氣若出造化不見其爲巧而巧自形焉兵變之餘東西散處洪武三年文璧以召至京師遂有撫州之命後二年余繼起爲國子助教相望千有餘里六閱霜暑求如向之在雲間時窮日

夜爲樂何可得耶儒者詹明初自江西來文壁貽余近詩讀之恍然如夢明初且言其耳聰目明公退不輟筆但髮少白耳乃出隱居圖相示觀其山之若有若無而高下雲氣戎戎疑欲飛動如天之將雨玉女曝衣也下有伏流曲折小橋橫卧橋外人家皆草屋荆扉前後古木不根著者數十株殆無刻畫視南宮未可優劣已復題其左亦有歸老之志焉余久思林壑即其詩畫而益增感慨第竊祿於朝未能引疾而退耳然老不任事亦何能爲耶徒使龍湫虎穴之盟久寒而滋嘲笑也因言以志余之心使山靈有知尚無拒於他日云

跋楊子初所藏宋詔後

蕭岐

吾先世家柳溪聞長者言與楊總管居第相對望每想前輩之流風餘韻欲執鞭而不可得今年總管之孫子初教授邑

庠示余以宋理宗所賜禮部尚書楊棟知貢舉手詔尚書即總管季父也雲章爛然龍翔鳳翥伏而讀之又知前代人主遇大臣之厚士大夫得君之深至於如此也崇尚理學自宋理宗始尚書對揚天子之休命卒能理學之行自宋迄今不廢其事躋矣宜乎楊氏子孫寶而藏之也

題許氏臺萊集後

吳伯宗

詩小雅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序之者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夫賢者之生世或以忠貞奮或以節行著或以文章政事顯皆足以弘濟於當時而垂範於後世亦猶臺萊之生材美而有用也夫豈誇耀榮顯而已哉饒樂平許穆克敬出其家乘曰臺萊集者示余蓋其從兄德夫所爲編而載其先世之仕而有聲隱而有稱者節行言論舉

可爲後世子孫師法抑亦尚賢之意歟按許氏之先出唐睢陽太守五世孫知柔以家世唐臣義不食朱溫祿挈族歸南唐仕至吏部尚書卒塋樂平之金山鄉會仙峯子承傑檢討國子祭酒御史中丞鎮饒愛其土地豐衍因家焉迄今傳十有七世前後以科第登仕版者百餘人以經術教授州里又百餘人皆藉藉有聲稱非徒銜爵祿貨產以爲榮耀者稽諸小雅之詩豈不信然哉昔韓魏公有言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今許氏既有族譜而又有是集其用心之謹視魏公尤有加者矣然則爲許氏之子孫者觀是集其尚感奮激勵而思克紹其先德也乎

書胡忠簡公家書後

胡儼

右宋廬陵胡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一通在新州時寄其兄

之書也公十一世孫今翰林侍讀光大出以示儼且屬題其後古人尺牘若魏晉諸賢寓情翰墨流芳金石者世多有之君子知愛之矣至於此書非徒愛之則必爲之起敬者重公生平忠義也當宋南渡國勢微弱秦檜柄用以王倫使金主和議誤國有識者皆知其非然鮮有出口排之懼撓禍也間或論其非計明復讎之義者則亦未嘗指出檜等以鋤其根株公獨奮然抗疏不與檜等共戴天包羞含恥以求活危言讜論毅然於朝廷之上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至今讀之令人竦然蓋公於時知愛君父豈畏檜等知有國家豈計死生禍福也哉先正有云故廬陵若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文丞相皆有宋國之元氣也自公之貶金人以千金購其疏得之大驚遂退師由此而言公之於宋豈非元氣

乎身雖連貶而國體存君父尊則公亦何惜於貶哉今去公之世三百餘年矣而此書尚存友愛之義骨肉之情藹然乎言意之表未嘗有一毫悲苦流落之態非樂天知命者不能也他人觀之且知所重况公之子孫乎宜乎光大之於此書拳拳不忘也光大以清才雅量居禁林觀其志行豈尋常涯分之可拘哉嘗與儼誦公新州及望海臺詩慷慨擊節飄然有凌雲之氣稱公之賢子孫也故併書之

題熊自得畫

右小畫二方豐城熊自得所畫自得故元時以藝事入都即有聲於公卿間今觀此圖真得米老家法而興致幽遠固可與商高班矣然數十年來鄉人束爲故紙余得而表出之因歎夫士之所遇抑各有其時豈獨茲畫耶余幼時嘗識自得

與熊太古先生於鄉飲大賓之列二先生物故久矣而余年亦幾五十想其風采爲之慨然

書顏氏三節婦傳後

金幼孜

廬陵自昔爲忠節之鄉有若歐陽文忠公修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忠襄公邦乂楊文節公萬里文丞相天祥其高風偉節事業文章至今磊磊軒天地與日月爭光故士生其間挹其流風餘韻未嘗不爲之感發興起甚至婦人女子亦漸染于詩書禮義之教至有臨死難而不回者此顏氏之三節婦所以難得者也嗚呼當有元季世江右繹騷鄉之小夫傭奴皆崛起爲盜無問強宗巨室悉受屠戮劫掠之禍其時三節婦若徐若蕭若張皆墮于強暴之手苟有貪生畏死之心鮮不受其汙辱而三婦皆能奮節守義切齒罵賊以至

於死卒全貞烈之名雖古之烈丈夫又何以過之嗚呼若三
婦之賢豈特足以刑於一家一鄉固足以風厲于一郡而爲
女婦者之則使百世之下仰而敬之則雖死猶生也節婦蕭
氏子敬守溫粹篤實有文學以修纂之命留京師間持是卷
來徵言於予

題葛氏族譜後

梁潛

廬陵當宋崇寧間葛文康公爲州教授於時從公學者三百
人翕然多爲世名儒及公之去累官爲中書舍人兼給事中
以國子祭酒致仕而歿旣而廬陵之士相與爲祠以祀公之
像與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舍人王公並號四賢而胡忠簡
公寔爲之記蓋其時距公之去州學者已六十年矣其後終
宋之亡廬陵忠節疊興祀于鄉校者名與霄壤並而公亦貌

祀如故歲時奠薦罔有怠忽雖士之祭其先師在禮有當然
者要之公之教在人心者有不可忘故也去今三百餘年公
之十一世孫太常寺丞清隱以其譜屬予題之予念嘗拜公
之像于鄉校讀忠簡之記而景仰其烈今太常君又以鄉邦
之好並仕于朝觀其譜知其子孫衆多而賢其敢不起敬也
哉因書以識之

跋篆書千文後

今之篆書大率本秦人小篆也始皇初并天下命李斯爲之
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取史籀之大篆者省改焉故其字差
少多假借以通其用漢許慎之爲說文本之比也然孔子之
書六經左氏之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本之倉頡以來文武周
公之舊故其字未嘗簡於呼不本之六經之備而專從秦之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一
省改斯無足怪者許氏之爲說文本之斯之省改而不知有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舊抑又何也幸而六經之存自可考見而彼之所省者無害于經之全學古之士其尚考之於此乎抑有能擴而充之以臻極其體用之全者乎吾同里生劉彖喜攻篆書吾愛之爲求中書舍人陳公登所書千文俾以爲法因又告之以此雖然三代之典章文物湮滅於秦而不可復見者多矣又豈獨書之一事而已哉

題冠朝郭氏家錄後

右郭氏家錄一卷凡七首前吏部尚書劉公崧旣編錄而正其乖訛別其序次又爲題識其後公之於此亦勤矣哉蓋郭氏自唐汾陽九世至僅與其子之美同登宋景祐二年進士第僅自祠部員外郎卒官贈太常博士之美自屯田員外郎

通判定國軍編修國史遷集賢學士以歿其所錄者真宗所賜進士詩博士登第後所作七言及仁宗時誥詞之類皆在又有當時所爲彥常墓銘一通讀之知其父慶甫當嘉祐初歐陽公知貢舉時登丙科與東坡蘇內翰南豐曾舍人皆爲同年其母夫人陳氏丞相堯叟之孫而彥常娶南豐曾氏即舍人從女也其後慶甫之歿銘其墓者其榜首章衡題其額者坡公而表彥常之墓者又坡公之子邁也當其盛時一門交友姻戚無非顯者即此猶可以見惜文字所載零落者多此特十百中一二耳博士父子事見郡志者與彥常銘又合然自集賢而下譜系散失於後人世次有不能考者此又深可惜也是編僅存於集賢之遠孫存敬存敬歿流落於他姓而其從子以存復得而完輯焉因暇以求予書於呼宋真仁

之盛博士父子遭遇殊常天下之士孰不仰慕而重之如誥詞所謂名冠朝廷者豈虛語哉則其斷編遺墨有足考者在邦人士子所宜愛重詎忍見其泯滅也此尚書公所以拳拳於此而況其後嗣子孫也哉因爲之書以存賢而知學觀其用心於此亦可知其爲人矣

書宋氏重修族譜後

周敘

予高祖妣宋氏系出柘鄉故先曾祖鰲溪先生文集多載宋氏事世久地遠二家往還雖甚稀闊而耳熟焉暨予忝科目入官翰林獲與同年友宋君常同遊相與敘交好道姻故甚篤逮今幾二十載矣間君出示舊譜一編并少保金文靖公所爲序屬識其後按譜始自晉丹陽太守哲哲之後有曰興者仕吉子孫因家淦之柘鄉由柘鄉分黎波分橋灘三族相

距伊邇衣冠閥閱之隆詩書禮義之懿焯然爲鄉邑望蓋數百年猶一日也何其盛哉惟吾江右世族之家莫不以譜牒爲重其繼而修之者良鮮修之而有倫有要者尤鮮予觀斯譜自宋元來作者弗替國朝逮今久缺增續君之尊人弘善嘗慨然思修輯之有志未就而卒君乃重加編校以承先志豈非賢子孫哉且其源委之自昭穆之辨疏戚遠近之次詳而不紊顯而易徵其有倫有要若此視世之掇拾附會者大有逕庭矣豈非良譜哉予旣嘉君之勤又喜是譜繼修之善也庸書此以爲世族家勸

石岡十景詩跋

曾鶴齡

右石岡十景詩創始作者故吏部尚書劉先生子高繼而和者皆當時名公碩士聯爲一卷凡若干首尚書與石岡蕭氏

三溪先生爲中表昆弟三溪先生今河南布政使省身大父也三溪藏是詩以遺其後又不啻拱璧弘寶故省身加重愛之復求今之縉紳君子繼而和之屬余言識其後石岡在澄江十里許十景環石岡之旁近未必皆奇絕獨勝顧自尚書始顯爾尚書平生功業文章偉然見重於世其詩之鈇梓而傳者皆在至其遺落未收者尚多往往可惜蕭氏在宋時有爲諸王府掌記者從文丞相起義兵有聲烈故其子孫不失儒業久而益振則夫詩藏於其家得不遺落者豈非幸與今世之士言語文章工者多矣而授非其人欲賴以傳不朽不亦難哉此余之所以歎也

題項昂霄妻唐氏貞烈卷後

王直

元至正壬辰之歲龍泉盜起項昂霄氏以其屬避城中賊勢

銳甚謀覆城城守者先遁昂霄亦盡室登舟以行甫及新林渡賊奄至麾衆欲薄舟昂霄妻唐氏見事亟與夫訣曰君宜速走避我良家子義不受污辱即躍入江其母繼之皆死獨幼子爲左右所奪得存昂霄既走免得完骨肉念唐之死既久而猶悲陳公甫楊公平先生皆作文以哀之既而有議其傷勇者意謂事未可知不死或無恙蓋貪生惡死不欲成人之美故謬爲此言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蓋謂處死之難也夫以孱然柔弱之質而遭剽悍之寇不見幾明決欲姑徐徐以圖之呼吸俄頃之間其禍有不可測者既失其身而悔焉雖即死何益哉唐項皆簪纓家其於節義素教而豫講之志慮蓋先定矣一旦罹患故從容就死不難也彼逡巡畏卻冀苟全其身而卒不免者視唐氏蓋霄壤

不侔惡得以傷勇議之耶當時陳心吾先生反復辨論而折之于理唐氏為不亡矣卷中有予先祖竹亭公先叔祖御史公之作今六十餘年項氏之賢曰所勤者為都府經歷又持此求予言故題其後而歸之以明唐氏之賢使懦者聞之庶能有立也

題甘氏祠堂記後

祠堂之制非古也蓋古者家必有廟後世廟非賜不得立宋之大儒乃為祠堂於是孝子慈孫始得以禮祀其先制雖非古而追遠之志行焉則古之道也然而人知善其居室者多矣至於祠堂則有所未暇往往惟祭于寢庶人祭于寢可也為士者舍祠堂之制而亦祭于寢非厚于已而薄于祖考者乎其亦非禮祀也乎豐城甘氏故宦族自宋司空至今孟進若干世其間為郡縣職風紀典學校者相望蓋有卿大夫之貴

豈獨士哉孟進孝祀其祖考然念廟制不得立乃作祠堂於其居之東歲時享祀一依朱子所定孟進誠好古秉禮之士哉其子英為進士在京師既求臨川王先生為之記復求予一言予嘉其意乃書予之所感者于後而歸之必有聞予言而興起者

題尹氏易解文集序後

謝一夔

右宋尹莘老進可二先生易解文集序各一通胡忠簡文信國二公所撰也莘老取進士四十年而官止吳興倅進可教授其徒多躋膺仕乃獨老於咕嗶故二公序深致意於是且一則稱之曰不怨天尤人君子人乎哉一則稱之曰博古之君子也夫二公忠節冠古今於世人未嘗輕許可顧於二先生極口稱許之如此則其賢不待觀諸著述可知矣先生裔孫監察御史性之出示求題惟昔杞宋文獻不足而夏商帝

王之盛猶無徵于後矧世之故家大族乎今觀二公序文之所稱述則尹之文獻信乎其足徵也已故爲書數語歸之尹氏子孫其世守之唯謹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渙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穎歸葬吉水葬畢復至穎前後二書皆未發穎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穎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葬觀所以盡衆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胡忠簡公封事橐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橐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予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予近于內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爲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忠之胡之逐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誠齋楊公易傳橐後

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錄進

宣付祕閣當時已板行其橐前百餘年尚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卦公族孫黻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錄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游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此書者蓋書成于先生既沒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為證程子以易為人事之書晦庵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因黻出示此卷拜觀之餘謹志所聞於後

恭題國史院編修官廖賜所受勅命後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

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為屬官官名雖異然實不分職史官皆預講讀講讀官亦預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多循國初之制書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為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廖賜吾邑鄉先生字伯先舉明經擢此官此其所受勅命也國朝以來西昌之士入翰林自先生始然僅歲餘改五河縣主簿卒官後五十年其從曾孫謨為翰林庶吉士出此勅求予題謹拜手識于後

題劉山陰集

山陰集者清江劉永之仲修著仲修治春秋學詩文清麗古雅為當時所重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嘗聞之長者始

仲修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翁長子壻也蚤有文譽翁家特異視之而庸衆人視仲修既歸發憤就學日夜不懈親良師友講論切磋數年學業大進時譽更出伯升右是以士貴乎立志也又聞仲修家富于貲賒貸施數郡仲修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書籍翰墨自娛客至不爲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鳴琴而已家事未嘗一留意非逢掖士亦未嘗一接言笑可爲幽貞絕俗者矣

跋善養堂文後

林右

先儒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遂以藥石比乎用兵五穀比乎治民此亦概論云爾使用藥者專以伐病爲心而不知養生爲本則人生之氣將散病雖去體中之所存者亦殆矣譬如用兵者而不知

治乎民盜雖以息民亦不得而立矣西江李仲善以善醫名予叩其術仲善曰能養其病於未形之先者上也能養人於已病之中者次也不知所以養而專治其病斯爲下矣故吾號其堂曰養善此仲善所以善治乎醫也使得位者推是道以用兵其將業當在趙充國之間乎惜乎仲善得之止見於醫也

書元豐類彙後

何喬新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彙五十卷續元豐類彙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後續彙外集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之族孫澠缺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彙外集校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注爲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於兵火國初惟類彙藏于祕閣士大夫鮮

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爲庶吉士讀書祕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趙司業琬始得類彙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訛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於其縣踵訛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校讎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彙無之意必續彙所載也故附錄於類彙之末嗚呼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館閣諸序藹然道德之言其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邪校讎旣完謹識于卷末

題劉原父投壺義後

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旣因鄭氏本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于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附錄于朝事之後以備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皙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于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謂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于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婚諸義傳也傳出于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邪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宮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

跋晦庵遺墨

吾盱包氏兄弟俱遊紫陽朱夫子之門故得朱子之手書爲多其藏于光風霽月閣者凡二十五紙宋末兵火之餘逸其大半楚國程文憲公嘗跋焉元季焚掠之酷又復散失其存者僅此數紙與文憲公之跋耳而包氏子孫不能守故此卷遂歸于郡之大家可慨也已予友左君時翊學朱而希包者也購得此卷寶之愛之殆若河圖大訓然或者顧謂善學朱子者亦惟志于其道焉耳區區遺墨朱子之糟粕也胡爲睠睠於是哉是不然朱子之手書其詞則心聲也其字則心畫也讀而玩之使人形神肅鄙吝消固可因是以得其心於數百年之下矣是豈世之尋常詞翰徒以供耳目之娛者比哉明窗淨几展而玩之要當悚然易視如與朱子唯諾於武夷

九曲之間斯可謂善學者矣

題廬陵塘東郭氏文獻集後

彭若金

郭氏之先有莫大之勲德而又有不可得之文此子鐔甫文獻集之所以作也子鐔甫蓋懼後世無以考先德故作此集而其先世非他人比汾陽王勲塞天地再造唐室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可配大易不違天之大人故其子若孫爲公卿大夫揭臣軌以振綱常蟬聯輝映相續而不窮何其盛哉故上自人君下至大賢若理宗皇帝朱晦庵先生咸作爲文章以褒揚論著其先者不可勝數爲其家之子孫此集可不作乎嗚呼使杞與宋能若子鐔甫之用心則吾夫子豈有不足徵之歎哉不然夏商之禮與周同乎郁郁之盛以垂于萬世矣郭氏自汾陽以來其盛德大業煥然昭晰于千載之下實由

此集之編非子鐔甫之賢而能若是乎則祀宋有媿于夏商而郭氏之先含笑于地下矣今年子鐔甫之子循矩捧是集以謁南北二京學士大夫咸起敬序之辱以示予敬書以復

題跋宸翰錄後

費宏

安成王君磷築祠于家祀其始祖宋直閣瀘溪先生錄乾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祖參政諱芳蓀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乃父寧陵令諱孟常宣德正統間所受誥勅通爲一帙題之曰宸翰錄蓋瀘溪之王自先生始著而參政以下實其嫡派此錄所由作也磷之子

和游太學間示予求題予竊高先生之節槩而喜其嗣世之盛不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初授迪功郎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瀘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嗾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流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爲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受左宣教郎直敷文閣仍予祠祿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賡二詩有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顛要力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爲世推重久矣而檜不能及其未老薦之于朝乃以微言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錄亦在散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爲世道深慨也夫逆檜挾鹵

自重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瀕死猶進爵爲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善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于若敖氏之鬼矣如忠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入國朝胡文穆公爲內相掌機務而王氏則大參以下御史至憲副主事至方伯寧陵之外爲副郎者一爲州守者一爲縣令者五爲學職者二褒勅之寵上暉映于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于桑梓何其盛哉今磷能扞祠割產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駸駸光榮又將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概自勵而無怠云

竹江劉氏族譜跋

王守仁

劉氏之盛散于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

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于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旣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大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于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于世者歷歷爾至其

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于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
吏敬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
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峰焉亦不一而足矣況其
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讀書臺題識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
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
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然親統六師臨討
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
噐有歸孰敢窺竊天鑒于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書餘冬序錄後

羅欽順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吾友燕泉何子元甫之所著也博矣哉

包羅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幽明海含地負視魁紀公殆不多
讓也奇矣哉夫博可能也博而不雜為難奇可能也奇而不
失乎正為難是非之論覈勸戒之意明幾微之辨蕃內之可
以為蓄德之助外之可以為建事之資其有功于後學不既
多乎然則雖欲祕而不傳胡可得也比歲優游燕泉之上凡
耳目所及念慮所至時復著之于篇乃別為標題曰閒日分
義予嘗略見其一二蓋感歎不足繼之以流涕云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幸學詩作者皆當時宰執侍從文學之臣凡七十二
人人一首試國子祭酒豐清敏公預焉遂屬祕書李格非序
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百四十年矣予始獲觀
寫本于清敏十三世孫封春坊諭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先

人方伯公初得板本于葉文莊公襲藏惟謹封君因別為寫本圖刻梓以傳今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莅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因出視予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首皆取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稽其事而慨元祐之不終因其時以求其人而幸君子之有後諸公健筆可謂盡之然予考之七十二人中講讀之員凡六而清敏亦兼侍講先是程叔子嘗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元祐未幾變為紹聖姦言之易入良由君德之未明耳豈其時經筵講說徒應故事雖賢如清敏曾不得專且久以致其功邪嗚呼其可為永鑒矣封君梓行是詩固欲以奉揚先烈然有子如宮諭將必於清敏有光子竊嘉之敬書於其後

整庵存彙題辭

予嘗著困知記六卷乃平生力學所得而成于晚年者也以俟後之君子宜必有合焉凡應酬詩文積數鉅冊蓋非所喜為者始焉出之弗慎後來遂不得而辭操筆輒書粗淺無法勉以徇人可愧多矣顧嘗費日力勞心思不忍悉棄也居閒無事擇其稍可觀者以類相從得二十卷題曰整庵存彙藏之家塾以示吾後人餘彙則盡焚之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苟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繼述之善無過于此或不免為詞章之學亦當取法于古之作者毋事浮夸以踵予愧此予所以垂示之意也其慎藏之

豫章記跋

萬恭

予嘗讀春秋戰國書荆楚居國南鄉數數然與上國會盟上之能成典禮洋洋乎有先王遺風次之能博三墳五典龍光

上國令方城漢水增高深下之亦善辭令游揚連類禁攻而寢兵定鬻熊氏之封域則修文之功也說者謂楚多文人諒哉五岳公生數千載之後值海宇混一江漢澄清乃洩七澤之氣發六合之藏以潤飾王猷鮮明吏治又出其餘以泮渙蒙莊馳驅屈宋而豫章之文作蓋匡廬之所以高彭蠡之所以深章江之所以流西山之所以峙皆可心會而神求矣所稱治世之文者非邪蓋聞郢中人善歌先爲下里之音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郢中之音屬而和者數百人復爲陽春白雪之音屬而和者數人而已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五岳公郢產也豫章之文作得無陽春白雪之類也夫

題復東林寺碑後

王世貞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爲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

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變遒勁爲文弱亦可愛矣

書小陂集後

夏尚朴

此康齋手刪本也康齋詩文近刻於撫并少作及嘗刪去者悉存觀者病之予昔從遊一齋得見此本手自鈔錄居恒諷詠于茲三十年竊嘗謂康齋爲人嚴毅而詩復和平中之所養可知迨至晚作類多愁歎之語抑可見其好學之心至老彌切也凡此皆考德者所宜知因綴數語示兒姪輩使知康齋之詩誠可以獨步當世非久于玩索者不能知也後之欲刻者當以此本爲正取少作及嘗刪去者悉附其後庶乎其可耳

書廖氏遺墨後

羅洪先

子嘗讀解春雨六君子傳其詞烈其意傷終焉而有幽憂之
 思撫卷戚然竊為歎曰好修者多不遇而福澤于善人若相
 畏而背馳者其故何哉當春雨作傳時固有遭矣卒之得禍
 視六人者為更慘今之視昔與後之視今當孰為悲豈佑善
 之天竟難諶邪若孔子于魯之君子取其相觀為善爾矣其
 善而思得見者惟以不知不愠當之夫事變無常善端易隱
 苟非自盡其心世之引而去之者固甚眾也故曰此天之所
 以與我立其大小者弗能奪矣是故孤特不失其確震撼不
 失其靜紛華不失其素顛沛不失其常猜嫌不失其辨汙辱
 不失其晦彼非不知有引之者也在我者大無足以相易也
 此又何冀於人之已知而汲汲於表見矣乎蓋於不已知者

猶懷重寶而嘗懼其外露也尚何含愠之有由是推之魯之
 君子所遭者雖不可考例以君子之事其多屈抑無疑矣此
 豈為君子之傷乎予所見者劉氏家藏本也劉為六人之一
 名子景傳中有廖氏兩昆仲長曰敬先幼曰敬存又皆出于
 同產心尤奇之每恨不獲盡聞其行事以考所遭為何若嘉
 靖乙卯諸生有廖縉持巨冊索題展而讀之長公之傳銘表
 誄俱在縉即其裔孫也既以自慰因追思其語于後使後之
 有志者毋惑於所遭而搖動其志將予邑君子之風其尚有
 興起也乎

書文山先生真蹟

鄒元標

是卷故刻吉水黌宮跋獨載蘇伯衡其真蹟宛然如新先是
 其子孫以貧鬻於他家予友文光氏捐俸歸之將以付其子

孫之賢者予竊謂神州皆先生故宇具鬚眉者皆先生後裔
奚必規規後人世守之也宋之諸賢哆譚闊步使不得先生
人將謂學誠迂譚矣史載先生吉水人卷中亦載吉水文紹
節前廬陵士欲載吉水黌宮碑歸久而始定又歐六一亦吾
邑人瀧江即今三狀元里後以沙溪割永豐予邑士每詳言
之予告曰二先生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非一鄉一國所
能獨私所以私淑二先生者自有在無藉是爲名高文光然
乎張東白先生讀卷曰似先生尚有餘憾予展卷曰天清日
朗蓋世際昌明列聖重興先生奚其憾且先生崎嶇波濤中
久眎死生興亡萬古猶旦暮也

廬陵三忠文選跋

胡接輝

夫士生忠義之鄉撫遺蹟弔墟墓即手澤無間尚當于獨寐

寤言中通仰止之精誠而況流風未遠簡編具存讀其書而
論其世一唱三歎慷慨流連曠代光儀展卷如睹豈非後學
一快事邪予同里三忠後先仕宋或扶社稷于將衰或維臣
誼于終古遇雖不同揆歸則一故其爲文章也皆體憂勤君
父之心而出以剛大奇偉之氣錚錚然如春霆起蟄晨鐘醒
寐令讀之者骨悚神驚斂容屏息是以忠簡封事金人購觀
益國灑翰孝廟怡情信國廷對當事者欽其忠肝義膽文章
之妙至於華夷並重如此安在三忠所自出之鄉而可一日
無其文哉予是以有三忠文選之刻也儻謂是選也美而未
備止一鄉之書而非域外之觀則請試思作者果一鄉士乎
抑天下士乎且自三忠至今日扶社稷者幾何人維臣誼者
幾何人亦有戎翟聞之購其文以千金而君臣奪氣者否亦

有在廷之人豫識其為忠肝義膽者否噫政使著作如林亦未有感於方寸也謹跋

錄危集曾子白文書後

傅占衡

偶遊僧庵遇曾蘊魯談危太樸事因告予陶源曾氏家譜中有太樸所為曾堅子白墓志予以太樸文集湮沒散見者亦罕欣然請觀蘊魯抱之來果見危志二篇其文雅健有法為元儒筆不謬而堅子仰即景濂集所亟稱其人者于是始知曾氏之在臨川者傳家如此又得子白上吳文正公等書則其力學能文用意高遠蓋以文定文昭為師而撫志雖辟舉表有其名不為立傳可惜也又有葛元喆與堅書及黃公潛宋學士諸文予特取其無集可見者錄之而稍按其譜譜稱陶源自南豐而上泝周漢之間以為始祖鄆太子巫生天天

生阜阜生葳葳生參參生元生西西生欽欽生粵粵生樂樂生羨羨生遐遐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凡十九世據則所稱不仕王莽避地豫章居廬陵吉陽鄉者也文定時嘗求族譜敘於歐陽公公復書謂世次久遠難詳而都鄉侯年表以封趙頃王子景未嘗有樂據姓名是矣然歐公謂自元至樂似非曾孫自樂至據亦非四世今按陶源譜則自元至樂乃元孫之孫自樂至據乃七世者蓋文定得歐公書後而其家始改正之者也文定答歐書末云所示世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疑當他有所參證必無妄造名字以傳合年數之理而稱都鄉侯者猶不敢刊去蓋先祖傳聞已久不得而輕廢之歟歐公又言鄆子之後不皆姓曾今絕無作鄆者予亦竊疑譜中稱天為巫之子阜為天之子者皆無明文如

昭元年傳叔孫歸自晉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其下載曾天曾阜相答雖各爲其主都不似父子間語也若阜爲太子巫之親孫莒人滅鄆正曾氏仇國魯雖以伐莒見討于晉而阜遽曰賈而欲羸而惡囂乎對父詬誅不啻匹仇豈人情邪然則天阜之爲父子與其出於巫而生葺皆未可信也作曾氏譜者宜依博士志銘直祖葺參而闕其所自出之祖可耳

國朝

題吉州施氏先世遺冊

錢謙益

喪亂之後國家寶書玉牒與故家縹囊緗帙靡不蕩爲煨燼踐爲泥塵獨吉州施氏累世圖像遺文散失十有三載裔孫偉長一旦得之僧舍豈非施氏風流弘長先人靈爽憑依不

與劫灰俱泯抑亦偉長抑塞磊落龍蛇起陸天實護持以畀之與吾家自漢南納土彭城尚主得復王封六世後渡江居海虞者彭城之宗子于禮實爲大宗居于他國越在草莽開天之日鐵券進御不獲與守祧之裔共覩天顏宗老言之皆爲隕涕乙未歲偉長遊臨海謁先廟拜武肅忠懿文僖畫像獲觀鐵券及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以周公卜宅時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故有此款識也謙益老耄昏庸不克糞除先人之光烈尚將策杖渡江洒掃墓祠拂拭宗器以無忘忠孝刻文乃字號東澗遺老所以志也偉長曰公方深惟周鼎而吾家復還魯弓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其有占兆邪乃再拜稽首敬書此卷之末

戲題徐仲光藏山橐後

今世達官貴人例有文集行世諸為序述者詩漢魏迄李杜
文左馬迄韓柳兼工媲美窮神極化吾將踵為讚頌羅無量
百千萬億口為吾口斂無量百千萬億手為吾手聚無量百
千萬億紙墨為吾紙墨曾不足博其一顧曰吾詩筆固如是
也少不愜順則愠詈隨之吾是以聞命飲冰搜腸拍腎驚爆
竟日夕嗚呼何其苦也今吾讀徐仲光之文信手繙閱移日
終卷忽然而睡煥然而興欣欣然氣浸淫滿大宅何仲光之
能移吾心也仲光之文本天咫搜神達紀物變極情偽其雅
且正者如金石如箴頌其變者如小說傳奇其喜者如嘲戲
其怒者如罵鬼其哀者如泣如訴其詭譎者如夢如幻筆墨
畦逕去時俗遠甚吾將為次序讚述如上所云仲光未必喜
即不如上所云仲光未必恚蓋仲光之蘄得余言也不苟而

予之為仲光言也稱心出之而無所鯁避信仲光之能移吾
心也仲光貽書屬予評定其文自比李翱張籍而以昌黎目
吾仲光等夷翱籍斯可矣予之視昌黎猶天之不可階升也
仲光於是乎失辭矣李肇言元和已後文筆學奇詭于韓愈
學苦澀于樊宗師昌黎稱紹述之文以為至于斯極昌黎于
樊也耦乎云爾張籍曰後之學者號為韓張李翱曰兄為汴
州始得兄交昌黎之于李張也儕乎云爾吾觀翱與陸倕書
謂李觀雖不永年亦不甚遠于揚雄又曰孟軻既沒亦不見
有過于愈者習之之有道而文通懷樂善蓋亦百世之師也
今之君子執子瞻汗流走僵之言下視籍湜殆循箕斗之虛
名而未既其實與侏儒問天子長人以為庶其近天也彼長
人者自詡為近天則更為侏儒所笑予傾倒于仲光至矣懼

二人者之更相笑也戲書其後以交勉焉

紀董宗伯所書勅命後

李元鼎

元鼎以崇禎三年繇行人晉秩吏部補稽勲主事值皇嗣覃恩拜命不三月獲邀兩世勅命蓋異邁也制詞出年友文湛持閣學手詞藻典則膾炙人口時華亭董思白為大宗伯筆墨妙絕千古予荷其忘年交乞為書告身宗伯唯唯會請假歸里匆匆束裝約以到家書就相寄後宗伯仙遊亦未知其踐諾與否遂三十餘年往矣今夏予卧病螺川忽有持宗伯所書告身來即予向時所求者為勅命五道後附一小跋敕則端嚴跋更道逸為宗伯得意之筆予焚香拜受悲喜交集夫以滄桑之後世家望族所受綸誥多付無何有之鄉如昔人所慨不博一醉者茲何屢經劫灰完好如故而宗伯子若

孫又能為子珍惜之且以見還得非厚幸乎設使當日宗伯未必書書而未必後人能守或即以相寄子藏之于家能不與數世書籍字畫同歸于燼則茲之存而來歸也其亦有鬼神呵護之抑或先封公先安人潛德幽光藉是以共垂不朽邪此予所為不勝慶幸而繼之以感泣也考之史冊唐人家重誥命往往命工書者為之開元中加皇子榮王已下官誥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朝士蕭嵩等十二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而顏魯公則自書之子不能操管誠媿魯公宗伯則可與張裴諸公並光史冊矣我子若孫宜世世寶之

書陳陶詩集後

陳弘緒

吾邑香城寺西有陳嵩伯陶書院一稱讀書堂陶詩所謂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者至今僧眾傳誦予讀英

華類選諸編得陶詩頗多手錄一帙欲共施希聖雜韻合梓之題曰西山二隱詩尚苦搜羅未廣藏之篋笥甲申秋杪偶過故書店張氏有費君闇如唐雅刻陶詩四十餘葉持歸合之前所手錄幾已無遺獨希聖存橐寥寥遂以此集先授剗厠當李璟南遷吾郡陶獨高卧厭原求一聞其聲歎不可得況于齊丘之瑣瑣而欲網羅中原麟鳳豈可得哉世謂陶頗諳星曆蓋有所窺于玄象逆知南唐將亡事或有之然而羣小進用政事不修朋黨比周為禍陶固不必決之甘石之書矣晚唐詩佳處在于纖巧俊逸而或失之堆積濃艷輒令人迷悶不可耐温庭筠有其妙亦有其累其累之尤甚者莫如陶然遇其瑰響驟發傑思突來如雞鳴曲隴西行諸篇亦千古之絕調也吾邑多奇士如陶又其最奇者空山流水日把其

詩吟咏如見其人于古松頽石之間何知紅塵十丈

龍氏易集傳跋

朱彝尊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為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引之以羽翼經初非剗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云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子搜訪四十年始鈔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關涉史傳爲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真察
及苗駿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孰皆能伐其皮
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爲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
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并說一卷无
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跋竹友集

臨川謝幼槃與兄無逸並負詩名呂居仁集江西詩派二十
五人幼槃其一矣然其詩實與涪翁別居仁又稱其似謝宣
城亦不類也書錄解題兩載竹友集一曰十卷一曰七卷蓋
七卷者詩而十卷者合文言之是集流傳甚罕謝布政在杭
鈔之內府係其手書子孫裝界成冊平湖陸編修次友典福
建庚午鄉試鈔得之子見而令楷書生亟錄其副詩派遺集

傳者無幾予所儲陳無已饒德操洪玉父韓子蒼晁叔用呂
居仁僅六家得此而七焉

題木瓜洞石道人嵩隱行略

劉蔭樞

予少宗孔孟之傳二氏之學從未參考然綜其大指佛曰寂
滅老曰清淨儒曰慎獨要歸所在其致一也人生而靜厥有
恒性聖狂善惡初無懸殊惟心一動而後有欲弗克遂
則必爭迨爭心起而天下自此多事矣辛巳夏四月托跡于
匡廬秀峰寺凡三越月諸凡名勝無不游覽一日抵木瓜洞
與嵩隱道人遇詢其年曰八十瞻其貌如童顏肢體豐碩步
趨輕健問其所由來則曰洞自唐真人劉混成種瓜得道以
此得名後久荒廢甲寅歲自廣陵遷居于此凡殿宇亭閣皆
創構也洎晚讓榻卧予几前經書數卷筆硯瑩徹毫無塵俗

氣子曰幽人貞吉其是之謂乎詰朝余將告別從容叩其學問根柢以知止二字應余聞之矍然曰此道學要訣也凡學之所以不醇者欲害之人心之所以多欲由妄念起而心不安其宅也若知止則心有專主念不妄動定靜安慮一以貫之入聖超凡指歸不遠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躬胥此物也豈特學道者宜知哉生平注有黃庭虛靜陰符諸經指元篇三洞元章心經解諸語錄讀其書者知之余不具論至道人之蹤跡達人長者贊論如林余惟言其學問宗指以告後之有志學道者道人名和陽南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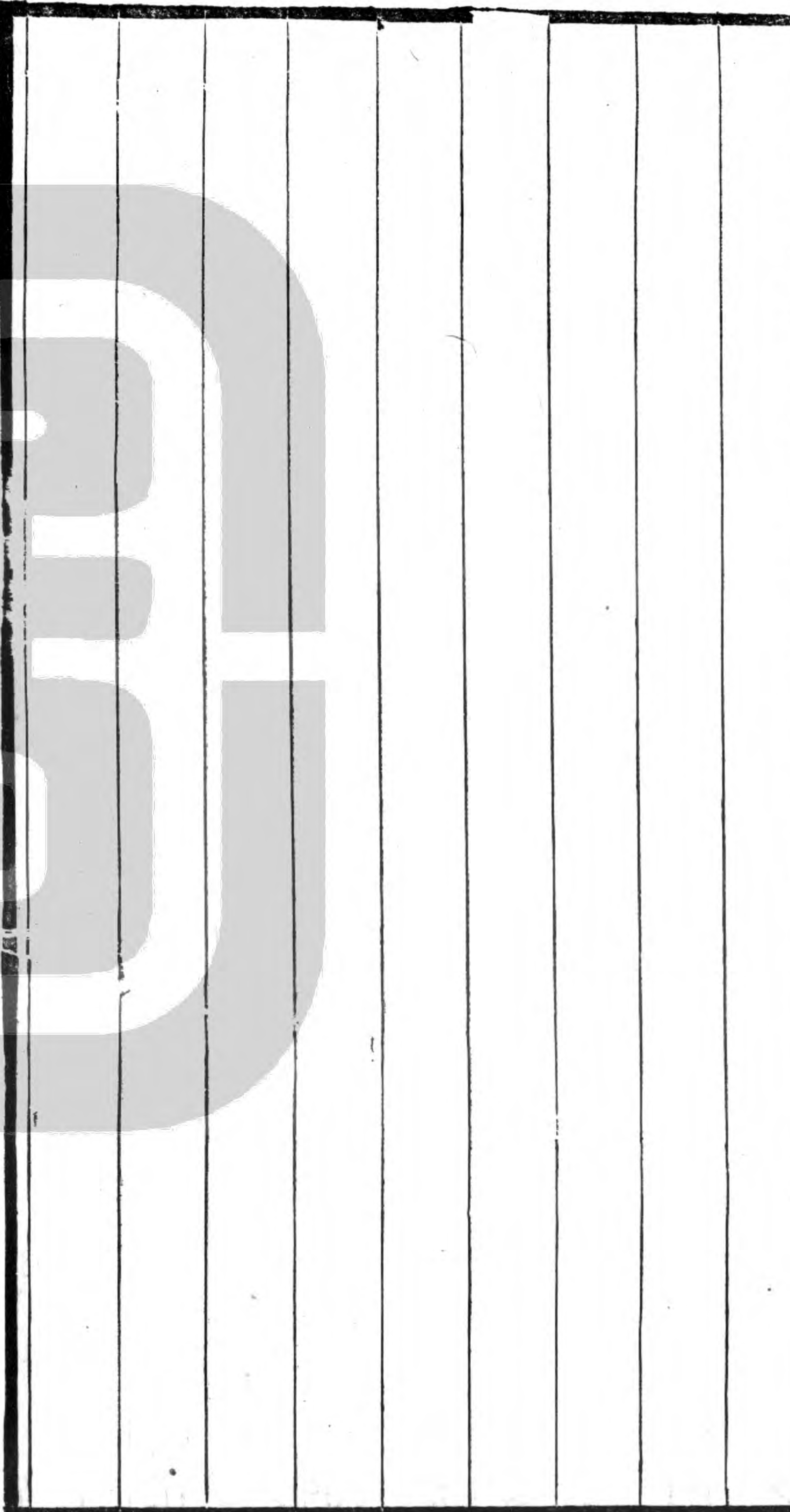
跋三疊泉詩文

釋行遠

余既記三疊泉問廬山志無之有廬山紀事又失其板本和尚問草具其半藏之黃巖今並不可得忽閱張世南紀聞載

水簾三疊以紹熙辛亥始見宣和初青谷禪師已圖此泉于勝果寺之壁惜子瞻聞五老碁聲而未至此朱子守南康止有書與楊伯起迨李崆峒爲之記始知舊有此路從谷口入玉川門龍潭至三疊下後迷塞耳此周思皇所以復開新路也凌雲舍三疊之谷口觀五老之面最得其勝萬曆庚申憨愚和尚始尋絕壁下結茅居之同時五峰獨古諸大老皆往來此處其地環諸峭壁而中有平址可以建閣余記言之矣憨公之孫爲玄無猶守其法遊三疊汲龍潭未有不從此問津者因采三疊諸詩文編寫一卷天下名山瀑布惟廬山多至數十匡廬之瀑布推三疊第一而出見最後志廬山者其當先觀凌雲此卷矣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七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八

藝文 銘箴

晉

東林萬佛影銘

釋慧遠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崖凝映虛
 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
 兩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將談虛寫容佛空傳像相具體微
 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
 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
 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靄歸途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
 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
 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托彩虛凝殆

映霄霧跡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
軒宇昏明交而未曙彷彿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銘之圖之
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
沿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
一對離此百憂其五

南北朝

慧遠法師塏銘

謝靈運

九流乖真三乘歸佛道往絕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哉慧
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至人乘生皎如
月朗遠賞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秦皇雄惑蔽
理通情王孫偏解達死滯生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
俯深懷清惟清惟峻若隔迴絕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

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實隆廢缺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
弗故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人景薄命盡宗傾里湮寒
暑遞易悲興臯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
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唐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
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
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製存焉彤彤蓮宮於江
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
根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
杜海泊此方上士釋法觀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八
實果其願將辦所作於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既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髣髴交應越五日辛丑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蕩既而拗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於禁城入於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勸善

因善以建法作法以爲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吮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吕梁使舟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韋順中如劒鋌蹈藉必死鉤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廬山女道士梁洞微石碣銘

李演

有形必盡至精不死默默順道歸根復始靈龜或昏朝得造

彼仙師獨覺閉跡山水巖巖廬峰上承太空紫雲深處石堂
在中靈以靜生境因圓融神氣無路與天渾同道昭成毀時
則代謝人皆惡遷我不拒化鶴飛塵外壇寄松下惟餘天風
蕭瑟晝夜

廬山元德先生碣銘

符載

五帝已遠道則浸微真氣蕭索淳風不歸愛惡糾訐遂成妍
媿鑽鑿正性潰為瘡痍邈哉先生體尚無為爰自東岱汎然
來茲宴坐空山照本冥思萬累去矣視身如遺時時輔和醇
酒一卮谿聲松籟盡為墳篋天有晦明形亦遷移頽然委順
與化相推玄德素風敦薄扶衰瞻望廬岳煙霞淒其勒堅巖
頂與山並垂

具壽大師塔銘

劉軻

增有德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可資嗚呼千載而
下資而後者知是增有昆柰耶之宗師

江州南湖堤銘

有序

李翱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
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蓄水為湖人
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俾漭漭南陂冬乾夏
澆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
其颯亦有舟航覆溺之憂墻壘疊路車輛其舟童嬰涕墮老
嬾號愁歷古建茲孰為氓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
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鬪臻莫不用
力千鎚響振燒謹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

石城障為瀦水浦莞芡芡鴻鴈鯉惟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宋

弋陽縣學銘

李覲

慶曆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庭之東令異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為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為福敝漏之下誦絃亦足勗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命箴

宜失而失斯謂之正宜得而失斯謂之命身之不修責命可乎謹爾攸趨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則惑慎爾食息躁爾之賊得失不言吾道孰辨臧之否之繫我之願言不以道幸其哀已食而搖尾彼獸之恥非道而哀尚盍恥之矧其無益祇辱奚為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蚤詩夜書以遯以娛戒之勿踰天其舍諸

念祖箴

劉輝

古之取人以德與年今之為人年耆德昏惟家之索此其本根何以言之有子有孫表範不雅化為仇冤隳家則易造家則難先祖之創累微甚勤前日汨湮今方振騫前日餒凜今方飫温前不可思額蹙心寒今不可擾羸肌未完大小協心即為慶門鴟鴞之詩可為長歎墜淵願救人之常然既寧莫

戒韓愈有云人皆飲酒笑謔歡欣胡為醉醺沸居閭鄰書惡
涵淫屑征之篇載號載呶刺於初筵長家以嚴未聞噪喧撫
下以恩未聞多言人誰無生有德則尊人誰無死有德則存
生死無德冗物愚魂過不可再滌垢磨痕惡不可長履霜冰
堅積善必專細流成川秉心不虔藍不盈襜思此念此可以
紹先忽此怠此後昆何傳圖寫箋訓以代韋弦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有序

孔武仲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
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者僧
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繫之其聲輝煌
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作生善意於是州
將號略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魯國孔武仲又銘於石以

相之曰

上下無疆旁暨八垠有告必聞大聲以振叩之則應不用則
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曾鞏墓銘

韓維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斯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翊
翊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
無閔砭廢藥瘍劑昏剔曠波濤法法東入於海姬淪劉亡文
弊詞靡引商導羽偶六駢四組繡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
鷹揚虎視發揮奧雅祛斥浮累巍然高山衆人仰止棲遲楊
曹翱翔書府如鷲之鷲如薪之楚出貳於越究問疾苦屬歲
大歉稼荒于畝興積於民發藏於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
歌式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剝弊

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勞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
觀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余言汝曰輔弼五聖大典維公
紬繹百官正名維公訓勅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竭公
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并序

黃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
挾書以遊四方者多蓋在官嘗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
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
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巋然未嘗過
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爲民父母豈聽獄
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爲縣左規而右矩
謹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

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
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嘗溢百員
器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升降成文耆老
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嘗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
得燕居以勤已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
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
生之求且爲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暴涼之不時不可
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
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
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
朝廷爲之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
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墮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八
隳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關市之
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入百人之聚
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
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
以爲非職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爲民父母之心知發政
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
則序而爲銘曰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切於
紉可席可履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
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字以華閣華閣渠渠言
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
以迪有造得意自己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

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於民世得
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分寧縣三堂銘

茂宰蕭公來撫我民自初訖茲惠政日新父母慈之知其苦
樂吏瘦民肥猶求其瘼靖共在堂敬畏在庭賓禮士子有渭
有涇我名三堂式頌式勸繼蕭公者無墜斯憲

洪州武寧縣東軒銘

有序

溫陵呂晉夫爲武寧縣其轡勒足以御史其俎豆足以和
民以其身爲綱以其僚爲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爲義其有
所漏也民以爲仁於其歲豐民間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黃
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余觀今之爲吏訖三年則
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今呂侯不得代踰四歲矣而勤民如

始至之日民亦安樂之惟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
呂侯爲邦如匠規矩除治燕處不即歌舞於以近之間民疾
苦里無追胥抱孫買鉏吏無重糈其虎爲鼠我班王春民在
東臯于耜于餉勸其作勞亟其耘耔無慢於教役乃暇日于
茅索絢桃李允矣松竹苞矣知我民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
自本自根於其竝作我觀其復富貴浮雲荷戈而逐呂侯燕
處不棘其欲東軒高明有突有榮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
東軒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咨爾後生式鑒斯今無
以豆觴費民寸陰

李元中難禪閣銘

并序

龍眠道人李元中爲宜春決曹掾盡心於犴獄忠信慈惠
於百度訟者伏辜而即罪如罪在已治罪之器人服而病

焉如傷在已卹其寒饑疴癢加以保惠教誨使宥者渙然
而悔杖者自今而悔流者在塗而悔死者方來而悔孔子
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而書言不盡其行事未知其能若是
乎獄事旣飭於是築閣以退聽已無憾而後安禪而乞名
於其友山谷道人山谷曰菩薩久習勝妙禪定於諸三昧
心得自在哀閔衆生欲令成熟捨第一禪樂而生欲界是
名菩薩難禪可名曰難禪閣龍眠曰若是則吾豈敢敢不
勉焉請爲我銘之山谷曰勸已以不倦勸同事以不倦勸
萬物以不倦故曰難爾夫禪又何難銘曰

正念現前常樂我禪於法不難生死險地施物無畏於法不
易能易能難則無難易俎豆鳩毒使令虎兕蛻乎其無功澹
乎其無味至道之極不出於聖人萬物之祖不歸於天後百

世而見堯舜忘義忘年不動不禪坐無生禪

跨牛菴銘

并序

吉州太和縣普覺禪院其東北皆修竹長老楚金開息軒於竹間余作縣時嘗謂金爲我結草菴於竹北金方經營經藏未暇也他日菴成余已去金知余隨食於四方不能有是菴也則自名曰跨牛而乞余銘金蓋學牧牛於鄧峰永永學牧牛於黃蘗南南無牛來者穿鼻焉永牧牛者也然其牧不勤其牛不煩金之牛純白矣跨而不敢下恐其蹊人之田余之與佛者遊觀蹊田之牛其角觶觶如金之能自牧者蓋寡矣故作銘

惟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觀銘浮鼻渡河蹴蹋源底三界爲田衆生爲稻由我深畊世無

寸草我跨此牛無繩與鞭要下即下馬後驢前

三峽橋銘

二山劒立瀧落天路北垂康王之簾南曳開先之布銀潢傾瀉起蟄千雷斲山爲梁無有壞隕驪龍守珠不可釣罩式告游者登危思孝

周元翁研銘

剗其中以有容實其踵以自重綈衣漆室盥濯致用風櫺垢面蛛網錯綜游於物之儻然吾與爾同夢

止堂情話室銘

有序

王十朋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知止

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況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惡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津兮嘗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爲悅也尤大

遷善齋銘

有序

王庭珪

李成叔志大而氣剛年尚少好學惟恐不及精悍之色發於矚目治所學之齋名曰遷善余固異而識之知爲章貢先生字先之之子先生以危言直道不容於世江南人師其學而慕之輻輳宜成叔之淵源有自也夫學本於人性恐跳而逐諸物則磨揉刻琢日趨於善使不見異物而遷

爲惡之心無自入焉推而上之納諸聖賢之域可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蓋積久成德其神明變化去道不遠非特出幽谷遷喬木而已苟不中道而畫廓之以廣大極之以高明如五星北斗之麗天泰山之崇崛海運徙於南溟背負青天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信如參辰之相比也成叔進乎此覺而能遷未見其止其可量哉乃句銘於廬溪王某爲之銘曰

擊石出火鼓鐘得聲不鼓不擊寂無聲形人之有善物中最靈揉以學問其識乃明跋鼈千里六驥不行玉不加琢器何由成吾觀成叔挺挺有立學有淵源家聲赫熠深山大澤龍蛇蟠蟄實無所遷假遷而入猶天之升不落階級參辰殊途追莫能及

寶珠寺鐘銘 有序

寶珠寺距安成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誘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盧溪真逸爲之銘曰

蠢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雷電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回祿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劒蟠蛟螭怒牙角六種震動天雨雹鑄此銘詩呵不若

竹友軒銘 并序

謝邁

謝子闢軒於書館鋤荒剔穢植竹數十本游居寢臥其下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似之故命其名曰竹友而爲之銘銘曰

層冰峩峩萬木被雪我觀茲竹勁氣貞節桃李其華燦燦中

林我觀茲竹淨綠寒陰惟竹有材可管可籟斤斧勿侵以保天年我挂我冠與竹燕休養成嘉實鳴鳳來遊

求放心齋銘 有序

朱子

程君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旣爲之銘矣新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爲作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忘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淳熙三年丙申夏五月甲寅書

白鹿洞講座銘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

訛爾瞻

懷玉研銘

我輯墜簡大法以存孰摯其實使與斯文點染之餘往壽逋客墨爾毫端毋俾玄白

慶元丁巳三月庚子懷玉南溪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余方討禮篇持以為贈會分半橐以屬呂子約於高安因掇寄之慶元疆圉大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薌林銘

孫覲

肝膽一如薰猶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鬪唧蛆甘帶蜣螂轉園嗜痴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為佩手援紫藟掉芙蓉旗蕙肴蘭藉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闈九閭孰播厥芬神交夢蘭

基於獻芹扁榜我我來從天上璧月流輝浩褰帷帳天命不諂惟德興諸錫慶毓瑞充公之閭

存齋銘

有序

葉適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為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眾善之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弗放勿趨有為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執妄為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夷甚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

核齋銘

有序

姚鏞

青原陳義以核名齋敬菴姚鏞為銘其義銘曰

是核雖微中有太極散一於萬斂萬於一元亨利貞根條花
實實中有元生生不息反觀我心有如此核擴而充之碩果
不食旦而伐之害仁曰賊敬之敬之以種厥德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余銘之 徐鹿卿

山兮巖巖而蘊於地至高能下乃謙之義是心之微出入無
時一失其養矜夸敗之大言欺世盛氣凌物求名而亡為德
之賊衆山雖高猶有嵩衡嵩衡極矣天在其先君子人與卑
以自牧若無若虛雖足弗足追羊羊亡飯牛牛肥凡物之道
推此可知

黃養正僊遊碑銘

白玉蟾

廬山之下湓浦之瀕山高水長不見斯人竹月涓涓松風瑟瑟
遐想仙姿風清月白

元

輪山銘

吳澄

盱東有山挺拔嶙峋山中有人蔚秀清淳扁山維季旭山維
昆各以專壑誰復爭墩山以人重名當永存伊人曰山伊山
曰輪亦名之寄奚實之論彼蛇彼蜈夫豈其倫

忍恕堂銘

百字可以睦九世一言可以行終身中人之行聊以寡怨君
子之道將以同仁苟內所宿藏渙兮冰雪之銷則外所周被
盎然天地之春是知有事於恕者忍不必有無事於忍者恕
不容無斯其可與論元氏名堂之意乎

寶敬齋銘 并序

吾聞老氏有三寶提舉薛玄卿學老氏道而三寶之外有

一寶焉曰敬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為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有如老氏守靜篤之意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玄卿之所寶者敬雖同乎孔氏而亦老氏歸根復命之靜與銘曰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則主乎敬惟敬故靜惟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應而無二公平若稱湛然澄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存我恒性卓哉玄卿學有印證所寶非他上帝正令

遜齋銘

并序

兵部員外郎崔君字耐卿名其齋居之室曰遜銘曰

粵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為言其意曷

謂謂當卑順謂宜退避卑順伊何順理順義退避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召禍之門謙若水流永久滋液炎如火熾奄忽滅熄心常卑下不欲尊己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自後者先一遜之餘百祥萃焉有扁有銘朝夕警惕神所扶持俾爾多益

游壽翁墨銘

凡木之類松之壽為最其液降而下者為琥珀壽可千歲其氣升而上者為墨壽可萬世惟爾不朽此所以久惟此可久爾所以壽壽以此乎壽以爾乎此壽爾壽兩相無窮爾壽此壽一將無同莫明初終問之墨工墨工為誰游卿壽翁

存齋後銘

存存何事吾有吾天孟後千年斯秘失傳誰其嗣之宋代儒

先臧塾揭名希古聖賢柴筆摘辭耀今簡編聞孫克世守護
彌虔玉韞於山珠潛於淵爲之難甚言若易然前修邁美來
者勉旃

南軒書院山長臧廷鳳朝瑞之先大父扁其書塾曰存柴
獻肅公銘之臨川吳澄復觀遺墨申之以三章章六句繫
於左方云

藏書閣銘

程文海

前數千載在方冊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冊此心此身孰
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
專壑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
有華岡插架非藏咕嗶非讀咨爾朋來問津三谷大德八年
暮春

慎獨齋銘

李存

獨者何我是已日之中水之止焉用慎乃糠粃世久降僞妄
起喻如家還萬里死不歸亦可恥哲人言開瞶昧策雖在信
者幾扁迺堂洞厥旨慎斯足矣

居敬齋銘

我本敬何庸居客他鄉欲所驅苟知非問歸途日日行勿斯
須久則安聖工夫視吾齋扁不虛果能然孔之徒

龍虎山道藏銘

并序

虞集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爲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
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
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
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

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留用光見之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余獨見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蓋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

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貞丈人象氣鍊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亡荒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

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
宰於化亭脣孽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筵要其宗
旨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
篆茂刻石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縈緹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
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
實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
傾

潭心齋銘 并序

揭傒斯

金谿洪君玉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先生
賦碧潭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爲之銘曰

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爲川潄而爲淵淵淵其淵潭潭其
碧含星爲珠沈月爲璧其止非息其應不留溶溶而春湛湛

而秋觀靜於動知靜之用用無不周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
動之靜廓乎有容表裏交映惟淵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
於彼潭心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爲仁之本爲政之綱學由茲始行由此
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君子述之爲世
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
責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
弟恭敢期父無不慈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於中一有弗
誠必致怨尤日復一日化爲寇讎范則有匡鴈則有行而况
爲人敢不自強孝盡生慈友恭亦尔孝慈友恭百世之祉子
復爲父子必紹之弟復爲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惟顛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室欲家爲一人族爲善俗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興仁里爲之美蘇子說剛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我作銘詩式篤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萬里窗銘

并序

何中

臨川鄒衆名書室曰萬里窗涿郡盧處道題榜廣平程鉅夫作記名士作詩賦廬江何中作銘曰

曲士自窒跬步弗通巧夫善詭折旋蟻封惟彼健者以力自雄虞淵逐日大澤繳風接武章亥度程計功有弗能踐悵然莫從詢美伊人一窗自容南郭隱几老子猶龍以神合虛軌轍俱空卷舒以時得環其中樂只伊人令德攸崇

錙恭安說并銘

歐陽玄

安成錙君彥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彥恭之字朋友號之曰恭安彥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余昔受讀論語子溫而厲一章嘗謂溫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溫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溫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溫而厲者能之豈非互有所發明乎恨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彥恭之請姑志臆說於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

人生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或偏動鮮無愧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語默皆天希聖力行積久持敬澄其氣質懿哉德性恭非勉強安亦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夔臯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八
陳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千五年後橫渠猶疑留氏之子其殆庶幾

豫章樓銘有序

柳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也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於城上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爲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承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相臣臨席賓僚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貫不敢讓爲之銘曰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亦禹所敷春秋戰國捲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涂畫茲豫章曳楚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旣海澨嶺阻洪始名州廢

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號孝義則疎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旣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菹其潛其躍乾道與俱異指同音革之迺孚遂簡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斂課則民庸賦則兵車謹修侯度職貢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若闕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雌塗府舍潭潭孰啟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有列闔闔疏爲修闕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臾宰臣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譬諸服衷袂則有裾函

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陶埴斬材工來于于
層構勃興鵬騫蜃嘘翼翼闌楯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
膚上宜綴筵下可建旗雲宿藻井霞飄綺櫺西山晴翠時落
堦除如憑廣莫如挹方諸湖淥右汎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
屋鱗鋪警夜嚴昕有鼓鐔釘有節干掬有栖漏壺坐息徙倚
有亭有廬亦有游氛不攘而祛宰臣來登稅駕踟躕曰今高
朗維昔溢洿匪增匪埤匪剔匪剝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即榜
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爾卜牲釁爾謀燕胥我
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玄袞繡襦色笑娛賓其虛其徐
殺載既升醪漿載酌吳絲蜀桐趙玉燕姝碭極之戲角觝之
夫次舉交陳卒徼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
斯及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跡之麤治在郡縣謂

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大閑克正
小體自紆繫此江粵夥民曠虛八夫四耦三歲一畝畝有遺
秉野無逋租由宰臣賢仁涵義濡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
臺隍飛閣渠渠臨茲治城如承盤盂由穎陰侯爰始插栒歷
數千年考荇應圖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夸
前星次焉麗於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
孤宰臣作樓非以聚醑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時樂
以訏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劂工託諸砮砮

方齋銘 并序

黃潛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爲之
銘曰

輿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八 三
於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已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爲德不自毀於腓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秉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清江慈濟寺鐘銘 并序

傅若金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歲春夏水潦暴溢舟人因阻險要重利行者病焉里人劉充成思弭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新喻廣惠橋寺僧永華持疏走上下即好事有力者勸共出錢造舟爲橋以通往來其旁屋浮屠令守之庶勿廢事未集會郡幕長月忽難君適至興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句主其事令出郡人士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沮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緡橋爲

方舟四十有五爲浮屠屋若干凡木石工作之費橋萬五千緡有奇屋五千緡有奇旣成橋君割俸入錢二百五十緡畀浮屠令範金三百斤爲鐘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賢揭公後斯樂與人爲善者爲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以善稱昭勿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己卯九月畢工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移官工部當去郡華與劉氏子本來請銘鐘且著君之不可忘者嗚呼昔鄭子產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稱孔子及以其乘輿濟人溱洧則猶不免孟軻氏不知爲政之譏而其存心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之難哉近世之爲政者非徒惠不及民且多漁取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子產遠矣其能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俸入以建永久之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八
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感發今之人哉聲
之聞遠且不朽將有類是鐘者已銘曰
江之芮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坦斯濟民之聰不可以虹不
可以虹有鏗斯鐘鼓鏗鏗震彼冥行孰其範之於闕厥聲
厥聲闕止佐於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自懲箴

嗟嗟爲人維忠與信爾職於是式穀爾身宜言而失勿言而
出惟爾德之疾宜斷悠悠宜勤休休惟爾德之尤爾惟弗覺
爾則齷齪爾覺云然心胡不忤爾尚少時實克勉之亦既壯
矣反是不思見善爾取惡用弗履庶幾夙夜以安爾止

明

詩塚銘

宋 濂

河清嶽明効神之靈何蕤緩兮烏文龍章於粲其英昌厥嗣
兮冥智斂真返諸至神靈英壚兮泄爲醴泉三秀芋眠含真
符兮番山可夷番水可移道如初兮

學海齋銘 并序

王 禕

盱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爲學也揚雄氏
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夫海之爲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
海而至於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與嗟乎君子爲學苟不
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
而至於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於道其理一耳尚志
志於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間吾知其至
於道也必矣故爲銘以諗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

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猗聖道之大猶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盈譬彼丘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既艾而勤不底於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盍監於茲

散木菴銘 并序

散木菴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吾散才也世固棄而弗用雖用矣弗能久且顯也吾今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材不足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爲居固其所也乃自爲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歎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屋

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爲之銘曰
木之散也以爲吾廬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有安而無虞

怡怡堂銘 并序

貝瓊

廬陵郭惟琛氏唐汾陽忠武王後也與其弟獻琛同居共事和奏壘簾名其堂曰怡怡乃爲之銘曰

翼翼高堂兄弟居之兄弟孔宜穆乎春熙有酒在壺有琴可鼓靡朝靡夕唱予和汝惟花有跗鮮鮮敷榮其俯若覆其仰若承惟木有枝鬱鬱交布或屈而避或拱而附吾有兄弟實類於斯我奚勿如感彼無知弗恭厥兄弟念厥父俾親作讎曷異豺虎嗟郭琛氏忠武之孫上下怡怡餘慶猶存勿間於

外勿惑於內彼之聽讒德由而敗我作銘詩匪夸以言爰繼
鵲鴿薄者宜敦

梧陽齋銘 并序

劉崧

廬陵朗石曾同升謂同郡劉某曰先世有梧陽齋者吾曾
祖父游息之所也今毀矣將葺而復之以無廢我先人之
志子知我者盍惠以銘乎辭不可乃爲之銘曰

維古君子學必有所藏修以居高朗是與觀諸生物必得其
方如彼梧桐於山之陽維茲名齋本始周雅我琴我書爰樂
其下木之所植匪梧曷崇地之所憑匪陽曷從至和所被生
意畢達天行春融風動雲發侯條侯枚乃玉乃金蓁蓁其葉
淒淒其陰所以君子令德是倣匪卑汚殊超匪楫棘異養宜
爾不匱先志適追爰新構之乃更揭之有蔚其林有朗者石

必敬無忝庶幾念昔作此齋者炳其圭璋雖皆有聞維時之
光

古心銘爲梁汝霖賦

劉秩

太樸未散混焉厥初人之有心與天爲徒主宰一身具此至
理天君泰然衡平水止應酬萬變無僞而真惟忠惟恕曰義
曰仁云胡世降習俗披靡有動於中從利而已七情交熾極
欲窮奢公私之際毫釐之差彼美梁君力學深造居今之時
復古之道方寸不昧靈臺炯如始終一致其君子與

安所止銘爲甘孔肅作

人之身心當安所止苟爲不然止亦徒爾君仁臣敬子孝父
慈所止之處至善在茲鳥之趨林止林則喜水之赴海止海
乃已世之學者胡獨不然昧於所止雖止或遷彼美甘君篤

志於學知而能行博而能約取易良象名其齋居思不出位
動罔或逾隨時處中景行先覺允矣君子無愧無忤

何侯廟鐘銘

并序

陳謨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
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茲百歲益虔彤嚮感通震於遠
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
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
圍鳧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惟侯之民功亦既銘於鼎鐘惟侯之廟貌非鐘不震耀鏗鉤
鏗鞀金聲烈烈匪惟侯威益彰厥德既鼓於宮亦聞於野侯
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驚於海隅曷若此音輯定
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忘

言箴

蕭岐

汝勿爲直直言忤人汝勿爲忠忠言危身惟忠惟直慎其所
投投非其人彼反汝尤懦其藏恕謂爲汝容恨者愧之乃速
汝凶出位之言汝以爲德曾不歸汝益肆其惑銘汝肺肝庶
幾自懲汝如不懲不如無生

欺箴

人而欺天謂天不知汝曷不聞天高聽卑人而欺人謂人不
疑汝曷不知人各有私天人之間昧者幾希凡欺之言祇以
自欺無用之辨達者後之有容之量孰校其非不以其迷祇
益其嘻嗟汝勿欺念茲在茲

環秀書屋銘

并序

楊士奇

永豐馮氏武昌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人自伯純甫始來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八
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丈夫子皆明秀知學其
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制郎中陞紹興知府將行
以其家環秀書屋求銘余在兩京以鄉郡故馮氏父子素
往還爲銘之以永示其後人銘曰

吉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始來自
鄂相土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有兄有弟有琴
有書維兄與弟旣翕且好琴以悅心書以進道蠹乎九峰時
出雲雨黜乎龍潭亦出魴鯉環屋有田歲則恒秋處者樂志
恬憺優優仕者行志曰余民福民將予德式光斯屋馮孫繩
繩祇念爾初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胡文穆碑銘

經國所資文武竝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太宗統御九
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襮秉恭執勤司帝
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
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
密贊鴻化春宮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
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
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公好沒思不衰寵
章駢蕃賁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
埋璧有光上貫牛斗墓道之碣爲尋有多最行琢辭來者是
儀

清白堂銘

浩浩楊宗肇於弘農累葉載德繇太尉公太尉克明聖賢之
道反諸其躬允踐實蹈其蹈維何絕利循義維清維白弗涅

弗滓篤時之行以貽厥家肆其臣節日星皦如後有君子是
撫是師矧曰支裔敢背而馳猗嗟君子力學清履爰陟顯融
爲天子使任重道遠兢兢夕惕景範先德揭是清白川流匪
防汎溢孰禦維義維敬爲德之據猗嗟君子永篤念哉匪直
銘堂亦於我規

學箴

玉之成器磨琢以治木之中材斲於工師君子之德匪學弗
至爲學有方主敬集義心爲源本存養乎中靜專純一貫於
始終五常百行有物有則究其當然以臻於極理欲之幾善
惡攸判省察克治隱微不間前言往行我求孳孳自古哲人
誰非我師以朝以夕以思以蹈賦受匪殊克勤斯造蒙泉出
山其流如帶行而不息造海之大勉旃自強履用吾誠以達

於成以承所生

省齋銘 并序

周忱

吉水蕭君公遜題其所居之齋曰省蓋有意於日省其身
而且樂夫規箴之言故其友人周某爲之銘

閨室漏屋謂已獨知十目十手何嚴如之前有正路亦有旁
蹊趨避之頃異乎安危有美君子戰兢在茲防我志意慎我
云爲務履平正絕乎險私晝有所作夜思告神夜有所思晝
思語人行有不得必反於已毫忽弗省繆或千里學焉思博
業焉思勤用光世美益懋官勲視古聖賢思蹈往躅存心歛
然勿自滿足我作銘詩拳拳忠告省之省之永膺多福

李氏慈和堂齋銘并序

慈和堂者吉文李氏兄弟養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愿

西泠志 卷一百九十八
三
曰遵懸曰遵遡皆與余遊余嘗愛其兄弟間內無私帑外
無間言且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之賢蓋
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教養訓飭
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高年鶴髮康
強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堂之上慈和之
氣象於是可以想見遂喜而爲之銘曰

古之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壘仲篹匪伊母慈弗克誨
子子之友恭母慈攸致瞻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聖善兄弟
怡然昔之教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氣睨彼末俗豆
其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漓風箕箒諄語我則不然
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天錫佑富貴康彊

敬畏齋銘

并序

都昌劉彥芳氏以敬畏名其所居之齋余友盧君邦臣屬
爲之銘銘曰

我思古人惟冀之缺耨於田間敬不少歇又思古人惟商之
彭係木觀井克畏弗輕彼敬伊何爲德之聚彼畏伊何爲身
之慮或捧盤水弗敬則傾心應萬事何驕以盈或臨深淵弗
戒則墜身率百度何怠而肆人生天地藐焉一身孰爲君子
孰爲小人敬怠之分畏忽之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立身行
已誓將何其曰敬曰畏念茲在茲

德慶泉銘

并序

宣德壬子夏五月惟我先君贈侍郎月岡公始卜吉於仙
獅石之南原時浙江憲使柯公啟暉方知州掌吾吉水縣
事因先君之葬累來省顧時旱魃爲虐連月告災柯公登

山而望焉見仙獅石之西崖有泉出石崖之上潺湲至平地前行十餘武至先君葬兆之西瀦爲一泓澄澈深數尺浸入地脈不見其往柯公躍然喜曰此地素未有泉今出於斯不在他處而在於侍郎公吉兆之右豈非昌黎韓子所謂有蔽於昔而顯於今有峻德之道欲名其泉曰峻德之泉可乎余謝曰地之隱顯非待乎人辭不敢當柯公又曰斯泉出崖石之上入於地脈之下豈非昌黎韓子所謂出高而施下欲名其泉曰天澤之泉可乎余又謝曰天道玄遠非人所干復辭不敢當柯公曰斯泉澄於一泓盈縮有時豈非昌黎韓子所謂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有君子之道焉欲名之曰君子之泉可乎余又謝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仍不敢當柯公曰此先大夫侍郎公之美力欲名

之而不容辭余載拜而謝曰昔我先君嘗以暮齡遨遊山水間託郭景純之意觀其地理當時有人託先君欲求善地以希富貴先君嘗告人曰陰地不如心地可遇而不可求彼富貴之人皆因積德行善故遇吉兆豈人力之可求哉自是以積德行善爲心孳孳不倦今我公以峻德之道天澤之名君子之泉加於先君無乃非先君謙抑自損爲善不足之心乎柯公謝曰公之先大夫平生好德行善仁義禮智根於心處已應物一又純乎天理之公略無纖毫利己之私此暹等所素知而目睹者今之卜吉於斯而泉出焉豈非所謂人傑因於地靈其慶安得不衍及於子孫之無窮乎吾夫子有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請名其泉曰德慶之泉余聞柯公之言誠切懇至遂不敢辭然未敢輕

以告人轉瞬二十餘年謝仕來歸今年自春及秋亢旱愈甚遠近數百里溪澗源流俱涸惟此水在山中泓澄如舊起先君葬兆之西入於地脈去西南五里許復出於田隴之間汪洋浸漬吾弟恂友所畊之田百餘畝資其灌溉皆得全稔而余之兒姪仁顯輩所有升斗菑畬亦免枯槁人咸謂吾弟賑饑賤糶以繼述先人之德善故餘慶之來當如此泉之汨汨滔滔綿延而不已也遂因往歲柯公之言而為銘曰

昔我先君德善孳孳因遘地靈泉出於茲汨汨滔滔施及子孫穰菴獲登聿修不已凡我後人各宜勉旃餘慶之來有如斯泉

德潤堂銘

并序

熊 槩

余邑廖士彬清修好學之士傳習乎詩書窮研乎道德體諸身而驗諸心者蓋庶幾焉故以德潤名堂翰林侍講曾公子榮既序之余故銘以記之

一心之微衆理所會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施諸四體睟面盎背靜動從容天君舒泰玉蘊山輝珠藏淵媚歌斯詠斯迺德之貴

克菴銘

有序

周 敘

同里李君克勉以克名其藏修之菴可謂知所勉者矣來徵余言乃為之銘

人之有生賦秉維均理欲既異愚哲乃分維此哲人動靜由理物欲或誘曰惟克已其克伊何格物致知朝夕匪懈念茲在茲我視我聽必端必正我言我動必詳必慎由內應外母

蔽毋偏制外養中天君泰然私欲之淨春融冰釋天理之復
晴空曠日斯乃爲仁道不遠而我稽古人顏氏庶幾有友李
君名菴以克希顏顏徒匪資人力始終弗懈龜勉自強凡百
同心視此銘章

獨對亭銘

李夢陽

巖巖五老若翔若垂堂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
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
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摠衣四
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崖鑱熒熒如日如星
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
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
我師作銘於亭來者式思

玉峰銘

舒芬

江西之鎮粵維西山盤礴聳拔百千峰巒維蕭仙峰南離特
出亦有安峰奇秀萃律兩峰如柱終古承天豈如玉峰辟完
瑜堅章江之東勢成鼎足立極若鼇以殿南服鬱鬱之姿肅
肅之儀彼其之子比德其宜其德維何仁義禮知養以正學
用以浩氣崇高富貴不汨其真不寫蛟蝶不鬪鷓鴣東平之
善尚論同蹕所求庶幾河間禮樂

劉文懿公享堂鐘銘

羅欽順

天挺英姿孰艱其始自我軒騰於千萬里蔚著詞華深含德
美用罔不宜媚於天子勞殫若工望虛宅揆多士如林永懷
遺軌塋葬南塘特厯勅旨夫人來祔竝從先妣露柏霜松倏
踰二紀恩典載頒公則有子惟子克孝克感宸衷惟皇仁聖

舊德是崇窮階以贈節惠惟公光昭簡冊於穆清風享堂作
矣式配其封惟數之備而器始充冶金入範莫重非鐘對揚
休命以震無窮忠惟世篤聲以實洪於戲文懿百世之宗

正心堂銘

鄒守益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肅肅其
欽匪正於堂惟正於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理也植之欲也
握之握而勿留植而日勁本體廓然萬善畢應奉先而孝睦
族而義服官而忠莅民而惠如彼金鏡瑩然以明妍媸敘方
物無遁形當其未瑩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元錫凡百君
子孰無此鏡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銘之揭思以育德上帝
臨汝聖謨如日

學易箴

於維太極妙於吾心動而為陽靜而為陰時動而動時靜而
靜本體瑩然不失其正厥功維何自強不息是曰思誠各成
其德德之不成玷我天衷四聖閔之載牖其蒙蒙而弗牖顧
求諸書總角誦說白首紛如其惟覺者反身而求有握其機
卷舒優優優優卷舒無往非誠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毫釐有
差僞妄將肆天地以閉草木以瘁爾室爾窩與造物運參前
倚衡無忘師訓

讀書箴

於赫上帝授中於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弼
治皎然六經重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蟬聯齟齬仁義莫續
其傳或醇而蔽或奇而詭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闡洛砥
我中流播穫稻梁飡而饒之詔使來者咸饗飡之楚楚學者

實蕃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以遠如失大
侯貫革奚羨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鸚鵡巧言孔疾有範
首路末節異轍如較芻狗驅車以滅膻膻周道孰其翳之龐
龐四牡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為轡左驂窮理右軸集義
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淑世對越天明雍容聖
制泰山截業庶馳以至服馬蕭蕭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
其是是用作箴以相合志

洗心箴

歐陽德

心本虛靈寧有方體無體奚污無污奚洗污之所由意必潛
起滯而不化太空雲翳洗之伊何惺惺獨知好惡靡作自慊
罔欺喜怒憂懼與物推移天高地下萬象無為執方徇象以
心洗心矇目而視欲見其晴晴不可見目失其常遂令懲噎

餐廢卒狂聖訓孔昭繆迷厥指齋戒神明敬哉勿二

四勿總箴

南康守王溱鐫
于白鹿洞壁

湛若水

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
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為四勿之則一如將中軍八面
却敵精靈之至是謂之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
岐支離一實四勿毋二爾思

南溪蕭氏忠孝堂鑪瓶銘

并序

郭子章

南溪蕭氏忠孝祠祠支祖徵士公也公累徵不仕而身教
束物鑿鑿乎君親大倫今六季雲仍無下千指而纓簪烏
奕蹈忠履孝皆公詒穀也家祠而顏曰忠孝可以稽世德
矣歲時禋薦禮至物備惟鑪瓶未具尚為缺典七世孫元
宗以今年秋為子應喜納室禮婚娶為酒食名鄉黨族屬

以厚其別顧力詘不可舉羸乃劑量其費而酌之彝器寘之堂上以備此缺典族之人僉趨之先期走潮陽請銘余聞婚禮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婦人三日奠菜若是乎慎重之矣今某約戚屬之燕好而爲奉先計一子醮而百順聚陰陽以和神人以協永世詒謀傳之不匱赫乎煥乎忠孝之風有興乎似續蕃熙之兆允在茲矣先安人出忠孝之系不佞尋渭陽而登斯堂也凜凜乎挹遺風而有餘慕焉闡揚其美而明著之後世所以廣嗣服也可無銘與銘曰

南溪滅滅家祠奕奕是曰忠孝襲香書牒紛綸宗盟迨遭玄茲嘉器範金可式髣髴博山嶄巖自昔岐指而峙方鼎而列維瓶翼斯張乎兩翮象法體一道判三極掩華欲噴含

熏未炙麝霞熒熒蘭膏霸霸以馨明德以薦彤禕瑞氣日新
網緼朝夕物象有徵悠悠宗祏螽斯衍慶珍醇無斃松香在
脂千年琥珀

南臺寺鐘銘

并序

西昌六鄉南曰雲亭雲亭之半爲冠朝里里故名層溪吾郭之先在宋景祐有子衆父同舉進士名冠於朝因易故名是雲亭一大鎮會也鎮北有觀厥名太虛南雄古刹是曰南臺南臺之派迤邐而西爲西泉菴三方鼎峙鐘磬參響護持七衆警衛百神寺勅自晉永和之初圮於明嘉靖之季鶴苑光淪鷺峰影滅四十餘禩若空若寂萬曆庚辰僧某來自五雲至止三顧偶聲飛錫佯跡乘杯乃睠頽朽頓生慈悲化十方之福緣建三寶之妙極金表岳岳玉刹

煌煌遂使慧雲晝歇而復騰慈燈夜昏而繼朗梧岡墨石
之上恍疑星宮雙龍天馬之間宛如淨國其尤異者梵宇
方壯震雷出豫香幡飄颻忽結龍首其在經也善慧初生
九龍空中吐清淨水豈是日天龍八部放大光明邪如來
骨節交結猶若龍盤如來陰相驚峰藏密其猶龍馬豈是
日三十二妙相現在幡首邪古德云供養泥龍真龍降雨
供養凡僧真僧降福由斯以談南臺當與摩提乾慧爭嚴
龍幡當共貝葉蓮華埒秀矣家大人傳里中長老語既闢
禪地新鑄洪鐘鐘必有銘銘必汝手以垂永世以祈福田
某不敏除飛沈想發菩薩願作如是銘銘曰

伊昔神瞽均鐘應復紀之以三平之以六黜遏散越振揚沈
伏南臺莊嚴鴻鐘清穆筭象崇牙聲來天竺朝驚洞龍夜動

苑鹿牖我天衷蕩我垢腹大破翳蕊弘開障縠毋令貧梗毋
爲富戮風雨時至嘉生蕃育黍稷與與原野穰穰麤尋細伺
大昭小覺四魔亂轍三輪齊輟永鎮方隅長鳴佛福

國朝

谷簾泉銘

李明睿

匡廬有泉靈源無涯浸桑落酒煮闍林茶童子獻供斜陽暮
霞我念佛號萬聲無譁淵渟靜深滴滴楞伽天慶漣乳東坡
作賦天一生水迥異下土甘而不苦金丹作祖液流華池冰
清玄圃吾觀山海昉之陸羽

取亭泉銘

施閏章

人飲其清莫辨其名古今茫昧源流杳冥載盥載濯亭沼斯
作泉之温温以測靈根泉之浩浩以觀衆妙駐策移情悠然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八
長肅

何學博墓銘

李光地

學博何楚玉先生世居廣昌之南隅余同鄉子六游君嘗與交遊言其學術之正無愧宋儒余雖未見其人大概游君非虛譽也其子雨民請銘其墓銘曰伊人之兆盱源之隅品行學術心儀宋儒克承前範永垂後模山神妥魄驅逐兔狐

廬山石嵩隱道人塋銘

冀霖

儒邪道邪其心則一遐邇行行德音秩秩木瓜之崖幽人之室終始在茲旣安且吉逃名而名南陽隱逸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八

程